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曹魏镜考

王趁意

(河南 郑州 450000)

Abstract: The unearthed newly Luoyang triangle Lisong mirror was popular in the northern Huanghe river basin at the center of Luoyang area, in which flat animal mirror and triangle animal mirror were popular at once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and the Luoyang triangle animal mirror belongs to the Cao Wei period.

Key words: Luoyang triangle edge Lisong mirror, flat edge animal mirror; triangle edge animal mirror; the mirror of the Cao Wei period

摘要：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的铜镜；该流域汉、魏时期就曾经流行过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神兽镜；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曹魏镜。

关键词：洛阳三角缘笠松镜；平缘神兽镜；三角缘神兽镜；曹魏镜

我在《洛阳三角缘笠松纹神兽镜初探》论文中，发表了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诸多照片，并指出：此镜应为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是三国时期的魏国镜，上限不会早于三国，下限不会晚于西晋时期^[1]。（图一）

现从三方面对以上论题进行考证：1.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的铜镜；2. 该流域汉、魏时期就曾经流行过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神兽镜；3. 在以上两项论证的基础上，最终考证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曹魏镜。

首先探讨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流行区域。

中国汉、唐以前的铜镜，经陪葬入土千百年后被发掘出土，由于南北地域土质中酸碱度的差异，其表面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有的表面漆黑发亮，很少有锈蚀痕迹；有的表面绿锈红斑，无锈处则铮明白亮。金石学家早就观察到中国出土铜镜的这一特征，称前一种状况为“黑漆古”，称后一种状况为“水银古”。

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研究专家何堂坤先生，曾对出土铜镜的黑漆古、水银古有着很精辟的定义：铜镜“表面呈黑漆色者，俗谓‘黑漆古’，意即色如黑漆之古董、古物。这类镜多见于战国至六朝时，主要出土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西等

地。”铜镜“表面呈亮白色、灰白色者，俗称‘水银古’，‘水银沁’、‘水银青’等，意云这种铜镜表面状态是由水银沁入、水银沾染后而成。主要分布于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何堂坤又指出：“水银古主要见于北方，大体上可称为‘北方式’铜镜。”^[2]

图二、图三是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正面（映照面）照片及红斑锈的细图，我们从图一、图二、图三可以看出该镜典型的红斑绿锈，无锈处银白光的铜镜表面。在中国大陆，稍微有点铜镜研究、收藏知识的人，都可以凭经验毫不费力地判断出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洛阳、西安黄河流域典型出土特征的铜镜。它和淮河流域以南直至长江中下游所出“黑漆古”坑口的铜镜，有着完全不同的表面特征。（图四）

《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5日发表了我的《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一文，披露了一面当时发现于洛阳的三角缘同向式神兽镜，曾引起中、日考古界的相当关注。（图五）洛阳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的体表特征和洛阳笠松镜基本类同，都是绿锈红斑，无锈处是银白光，参照对比图一、图五一览便知。（顺便告知，洛阳三角缘笠松镜和洛阳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在不同时期收藏于洛阳同一古玩市场。）新近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纂出版，专门介绍洛阳地区科学考

古发掘的铜镜专著《洛镜铜华》一书，以精美清晰高质量的铜镜照片，推出 177 面两汉以前的出土铜镜，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判定洛阳出土铜镜依据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批铜镜资料，我们就可以更轻松准确地判定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北方黄河流域出土铜镜^[3]。（图六）

古代通体铮光明亮的银白光铜镜，出土后却变成了黑漆古、水银古，对此何堂坤先生的结论是：“北方的土壤呈碱性，南方的土壤呈酸性，酸性土壤多出黑漆古，碱性土壤多出水银古”^[4]。

至此，就从经验到理论，从以往的发现和现在的论证，从民间收藏到科学考古，基本可以确认：新近发现于洛阳地区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应是流行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北方式铜镜”。

接着我们要考证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域，汉、魏时期就曾经流行过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神兽镜。

2002 年，我在《三角缘神兽镜的新发现》论文中，推出 11 面汉末三国出土于洛阳附近的三角缘神兽镜，除了数面收藏品，其中不少于 6 面是考古发掘的馆藏文物，证明了洛阳地区在汉末三国时期，曾经流行过缘部呈三角形的神兽镜。“洛阳地区新发现的这批三角缘神兽镜，和长江流域的吴镜系统，从工艺到形制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方方面面看，都不属吴镜系统，而是一个以魏国尚方官署为中心、独立存在的铜镜铸造体系”^[5]。《洛阳新发现一面三角缘神兽镜》一文披露的那面发现于洛阳的三角缘同向式神兽镜，就是洛阳曾经流行过三角缘神兽镜的很典型的实物证据，引起了中日考古界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 2007 年 1 月 24 日对此有过专题报道。

2013 年新出版的洛阳地区铜镜考古发现专著《洛镜铜华》，推出了 140 号、141 号、142 号、144 号、155 号 5 面考古发掘出土的神兽镜，图版 143 号是一面直径 19.2 cm，考古发掘出土的三角缘画像镜，155 号是一面直径 15 cm 的曹魏平缘画纹带神兽镜。（图六）这些在洛阳市核心辖区，经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以及刚推出的这面红斑绿锈的洛阳三角缘笠松纹神兽镜，再加上《中原藏镜聚英》推出馆藏的 6 面三角缘神兽镜（共计十余面之多），足可以证明我在《中原藏镜聚英》一书中提出的，汉魏洛

阳地区是各种神兽镜的使用流行地区的学术结论，是有理有据、真实可信的。

最后，我们来进行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三国时期魏国镜的考证。

要进行这一考证，首先要论及到魏国的尚方官署。曹氏魏国定都洛阳，承汉制，设少府及尚方官署。《通典》卷二七《职官九》云：“秦置尚方令，汉因之。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方，魏、晋因之。”由文献可知，曹魏、西晋都承袭设置了尚方官署，并有中、左、右三尚方之分。其中魏国的右尚方曾铸制过大批铜镜，证明并确认这一点很重要。

图七是出土于河北高碑店的三国兽首镜，其镜铭曰：“（甘露）五年二月四日，右尚方师作竟，清且明，君宜高官，位至三公，保宜子”^[6]。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该镜钮孔呈扁平长方体。铭文“右尚方师作竟”，不但证明魏国甘露年间在右尚方这一官署作坊制镜，而且有专职镜师，这也是对以上《通典》卷二七《职官九》文献真实性的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明。景初二年，魏明帝曹睿曾下诏一次性赠予倭女王卑弥呼“铜镜百枚”，铭文“右尚方师作竟”可以说明魏国朝庭当时具有这种大规模系统性铸造铜镜的能力，搞明白这一点很关键。

“右尚方师作竟”还表明了在右尚方作坊做镜的铸制镜师，应该是一个群体。那么，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上屡屡出现的“师出洛阳”铭文就应该是实指，而非“矜夸的虚辞”。图八是一面本人曾经收藏过的甘露六年镜，其铭也有“右尚方师作明镜清且明”，该镜钮孔也是扁平长方形^[7]。

令人惊异的是，日本国内竟然也已经发现批量的魏甘露年间右尚方镜师作的兽首镜。有青龙三年、甘露四年、景元四年等 8 面，没有证据证明这 5 面镜子为同一个镜师所作。

需要加以关注的是，日本这批甘露铭魏镜的钮孔也大都是扁平长方形^[8]。（图九）这一现象，表明扁平长方形钮孔是右尚方制作魏镜的一个铸制特征，这一铸制特征早就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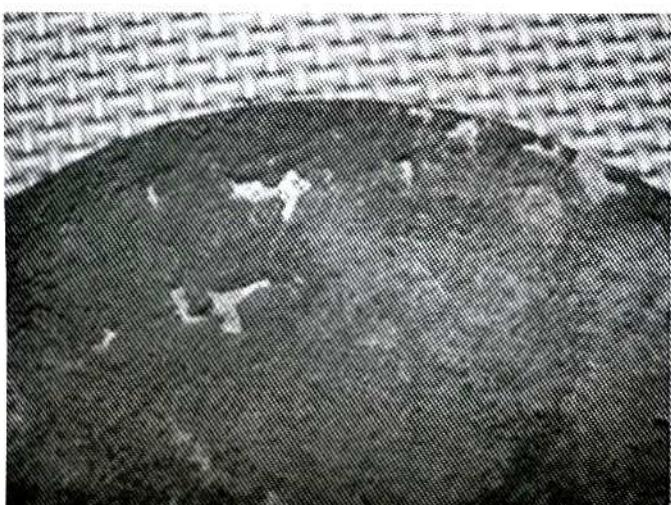
日本森下章司、福永伸哉二人对河北省一批经考古发掘或馆藏的魏、晋镜的出土情况、镜钮及钮孔的形状到中国进行了实地考查，这批魏晋镜中有规矩镜、兽首镜、兽带镜、鸟文镜，其中



图一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正面大图



图二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背面



图三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背面局部



图四 《浙江出土铜镜》—长江流域出土的黑漆古画像镜



图五 洛阳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



图六 洛阳曹魏平缘画纹带神兽镜



图七 河北高碑店魏国“甘露五年”兽首镜



图八 “甘露元年”铭兽首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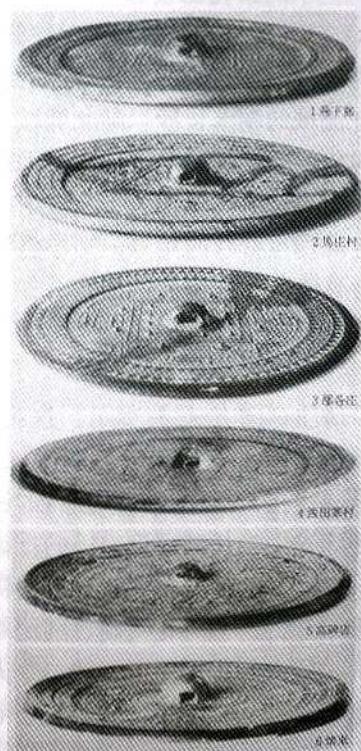
表1 魏纪年镜一览				
年号	西汉	鏡式	出土地または所蔵	鏡孔形態
武初2年	221	回向式神獸鏡①	大谷女子大学資料館	円
武初2年	221	回向式神獸鏡②	(伝)湖南省長沙	円
武初2年	221	回向式神獸鏡③	湖北省鄖城5里塚14号墓	(半円)
武初2年	221	回向式神獸鏡④	湖北省鄖城630工区	(半円)
武初3年	222	回向式神獸鏡⑤	(伝)浙江省紹興	半円
武初3年	222	回向式神獸鏡⑥	スカラーリー・王立博物館	半円
武初3年	222	回向式神獸鏡⑦	日本文化資料センター	(円)
武初4年	223	对置式神獸鏡⑧	五島美術館	円
武初4年	223	对置式神獸鏡⑨	東京国立博物館	円
武初4年	223	对置式神獸鏡⑩	湖北省鄖城630工区	(半円)
嘉初3年	239	三角線神獸鏡	鳥取県神原神社古墳	長方
嘉初3年	239	圓文帶神獸鏡	大阪府和泉黄金塚古墳	長方
嘉初4年	240	盤龍鏡⑪	京都府法華寺5号墳	長方
嘉初4年	240	盤龍鏡⑫	辰馬考古資料館	長方
正始元年	240	三角線神獸鏡⑬	群馬県栃崎古墳	長方
正始元年	240	三角線神獸鏡⑭	兵庫県森尾古墳	長方
正始元年	240	三角線神獸鏡⑮	山口県竹島古墳	?
嘉豐3年	235	方格規矩四神鏡⑯	京都府大田南5号墳	長方
嘉豐3年	235	方格規矩四神鏡⑰	大阪府安満富山古墳	長方
正始4年	244	西文带神獸鏡	五島美術館	半円
甘露4年	250	獸首鏡、右尚方鏡あり	五島美術館	長方
甘露5年	260	獸首鏡、右尚方鏡あり	黒川吉之化財館	長方
甘露5年	260	獸首鏡、右尚方鏡あり	青浦博物館	半円
(甘露)5年	260	獸首鏡、右尚方鏡あり	河北省博物館	?
嘉豐4年	233	規矩鏡、右尚方鏡あり	五島美術館	長方

图九 曹魏纪年镜一览 (日)

4面虽然没有右尚方铭，但有其他证据可证明它们是魏晋镜。其最典型的共性特征，是这批魏晋镜的钮也都呈扁长方形^[9]（图十），这和以上日本数面魏年号镜的钮孔又是相同的。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铜镜的钮和钮孔。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先人最晚自4000年前就开始使用铜镜。中国铜镜以镜钮系绳革，以手执之映照整容，被称为东方具钮系铜镜。每一朝代的镜钮都具有那个时代的铸制特点。东汉一朝



图十 河北出土五面魏晋镜的镜钮及钮孔图

直到东汉晚期（三国初），铜镜的镜钮仍呈高耸半圆型，而钮孔却大多是半圆形。（图十一）

我们现在能看到所有出土的汉、魏铜镜，都是该时期铸镜作坊在对铜镜做了最后一道精抛光工序后，手执即可映照使用的成品镜。其从陶镜范中被刚刚翻铸出来的原始铸态表面，经过研、削、粗磨、细磨、粗抛光、精抛光等数十道工序，原始铸态表面已基本荡然无存，镜体也会轻薄很多，唯独钮孔的形状及钮孔壁能得以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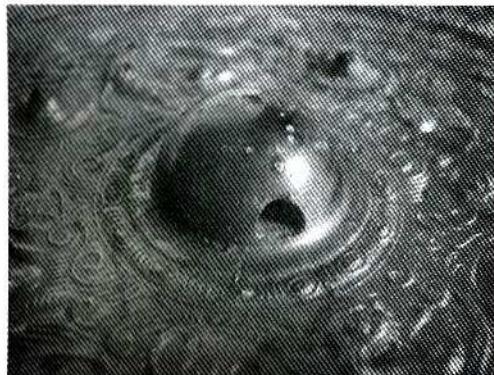
最原始的翻铸状态。不同时期的镜钮、钮孔在形状上都会带有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这种最原始的翻铸状态，是观察各个时代铜镜铸造特点的最佳着眼点。到了魏晋时期，铜镜镜钮开始由东汉时期的高耸半圆钮，向顶端稍平的半圆钮转变，以上所举这批魏晋镜的镜钮都呈顶端稍稍平坦的半圆形，钮孔都呈扁长方形，这就是魏、晋那个时代铜镜的铸制特点。（图十）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镜钮也呈顶部稍微平坦的半圆形，钮孔是典型的扁长方形（图十二），完全符合魏晋那个时代的翻铸特点。

我们再来参照附图九《河北省出土魏晋镜》中“表1 魏纪年镜一览”，会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推理论证。

该表列出了A、B、C三组魏的纪年镜，这三组镜子的钮孔比较起来看，A组10面黄初二年、三年、四年铭的镜子都是圆形的钮孔，且无一例外。其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镜子都是从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长沙、湖北鄂城、浙江绍兴等三国时代吴国的版图内发现，也即何堂坤先生判定的铜镜表面呈“黑漆古”的“南方式铜镜”。虽然这批镜写着魏的年号，却早已被王仲殊先生判定为吴镜：“按照我的研究，这26面铜镜（包括8枚黄初纪年镜在内）全为吴地所铸，故称‘吴镜’。”^[10]

请注意图九表1所示，这批吴镜皆系圆钮孔，完全有别于魏镜的扁平钮孔，又有别于汉末的半圆钮孔，是吴镜典型独特的铸制风格，证明王仲殊先生将其判定为吴镜的推论是正确的。

B组的镜子有景初三年、景初四年、正始元年等年号，这7面有明确魏国纪年的镜子，都是从日本国内的古坟里出土的，令人关注的是，这批镜子是统一的扁体长方钮孔（图九，表1），



图十一 洛阳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镜钮及钮孔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图十河北省那五面魏晋镜的扁体长方钮孔。

C组总共有8面魏的纪年镜。含青龙三年、正始五年、甘露四年、景元四年。C组有6面镜子拥有长方形的钮孔。对于以上三组魏纪年镜的比较，福永、森下先生指出：

“这三组镜子的钮孔比较起来，A组的镜子拥有圆形的钮孔，然而B组C组的镜子绝大部分拥有长方形的钮孔。A组的黄初年铭的纪年镜，通过王仲殊先生的缜密的考证‘它上面虽然有魏国的年号，但是制作的地方还是在吴国的版图内（王仲殊，1992年）’。如果它可以归为‘吴镜’的话，那么，长方形的钮孔就是魏镜上特有的重大特征之一。最近新出土的青龙三年镜，还有本书上介绍的（甘露）五年镜也拥有长方形钮孔，所以魏镜和长方形钮孔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更密切了。”^[11]

以上是福永、森下先生对日本出土的有曹魏年号镜的研究结果。

如果我们把图十中河北省出土的5面魏晋镜，和以上日本出土的魏的年号镜加在一起共计18面，一并参照研究，就会形成一种很有分量的群体证据，从而可以看出福永和森下“长方形的钮孔是魏镜上特有的重大特征之一”的观点，会得到更强有力的支撑和证明。

现在把思路转回到我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魏国镜”命题上来。

图十二是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镜钮及钮孔的细节图，从照片可以看出，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镜钮为半圆馒头状，顶端稍平，钮孔为扁平长方体，对照图十河北5面魏、晋镜镜钮和钮孔图，二者完全类同，也就是说，洛阳三角缘笠松镜在镜钮、钮孔形状的设计制作工艺是（下转103页）



图十二 洛阳三角缘笠松镜镜钮及钮孔

- [1] [2] [4] 陈隆文. 从《朱仙镇新河记碑》看贾鲁河水运的历史价值——水利碑刻与中原水环境变迁研究之一 [J]. 中原文物, 2014 (1): 108, 101-102.
- [3] 沈传义, 黄舒禹. 光绪二十四年《祥符县志·卷九·建置·集市》 [M]. 国家图书馆馆藏影印本.
- [5] [6] [29] 李长博. 李长博文集 [C].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474, 472.
- [7] 邓亦兵. 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 [J]. 中州学刊, 1988 (2): 122.
-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许檀. 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J]. 史学月刊, 2005 (6): 100, 96-97, 98,

(上接 72 页)

和魏国铜镜完全一致, 如出一辙。和同是魏的年号, 但被证明是吴镜的黄初镜(圆钮孔)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参考注[6]), 和汉末三国早期的三角缘同向式神兽镜(图十一)的半圆钮孔, 差别也较大。

B 组的镜子有景初三年、景初四年、正始元年等年号, 这些年号跟卑弥呼向魏帝朝贡, 并被赏赐“铜镜百枚”的景初二年有密切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镜子上神秘的“笠松形”纹饰产生了。不要忘记我们论证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上的笠松形纹饰, 和我们最常看到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上的笠松纹造型完全类同。再结合图九“表 1 魏纪年镜一览”所列 B、C 二组魏的纪年镜的扁平长方形钮孔, 把这二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从以上的流行区域、流行镜种考证至此, 我们应该可以得出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魏镜的学术结论。而且由于笠松形纹饰的存在, 我认为其上限可定为魏明帝曹睿下诏赏赐卑弥呼“铜镜百枚”的景初二年左右, 其下限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曹魏亡于西晋的 265 年。

考证并得出洛阳三角缘笠松镜是魏镜的学术结论, 是揭秘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神秘身世关键的一步, 也只是初始的一步。换句话讲, 困扰中日学者百余年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由于洛阳三角缘笠松镜被发现, 终于拉开了揭开其历史尘

- 99-100.
- [23] [24] [25] 黄河流域及西北片水旱灾害编委会. 黄河流域水旱灾害 [M].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6: 65, 66.
- [26] [27] 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探规划设计院. 1843 年 8 月黄河中游洪水 [J]. 水文, 1985 (3): 62.
- [28] 马程远. 从黄河河道迁徙看下游平原地貌的发育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1 (1): 91.
- [30] [31] 耐氏县志编纂委员会. 耐氏县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56.
- [32] [33] [34] [35] 吴良娘. 同治十年《中牟县志》, 国家图书馆馆藏影印本.
- [36] 徐海亮. 贾鲁河史话 [J]. 河南水利史料 (第三辑), 1985 (4): 87.

(责任编辑: 张锴生 王莉娜)

雾的序幕。以后我还要从纹饰特点、书体特征、铭文内容甚至铜镜金属结构分析诸多方面, 对洛阳三角缘笠松镜的魏镜身份及属性, 所蕴涵的学术价值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微, 我觉得离看到彻底揭开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曙光的时刻, 不会太远了。

- [1] 王趁意. 洛阳三角缘笠松纹神兽镜初探 [J]. 中原文物, 2014 (6).
- [2] 何堂坤. 中国古代铜镜技术的研究 [M]. 紫荆城出版社, 1999: 184.
- [3]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镜铜华 [M]. 科学出版社, 2013.
- [4] 何堂坤. 什么是“黑漆古” [N]. 中国文物报, 1998-4-27.
- [5] 王趁意. 中原藏镜聚英 [M].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57.
- [6] (日本) 福永伸哉, 森下章司. 河北省出土魏晋镜 [J]. 史林 (八三卷一号), 2000: 128.
- [7] 曾是本人藏品。
- [8] (日本) 福永伸哉, 森下章司. 河北省出土魏晋镜 [J]. 史林 (八三卷一号), 2000: 135.
- [9] (日本) 福永伸哉, 森下章司. 河北省出土魏晋镜 [J]. 史林 (八三卷一号), 2000: 129.
- [10] 王仲殊. 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铭辞综释 [J]. 考古, 1987 (7): 635.
- [11] (日本) 福永伸哉, 森下章司. 河北省出土魏晋镜 [J]. 史林 (八三卷一号), 2000: 136.

(责任编辑: 张锴生)